

关联理论与语境研究的范式嬗变*

游玉祥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上海 200083;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作为认知和交际的重要理论,关联理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重新审视了语境研究。在认识论上,关联理论将语境视为一种动态的心理假设,是认知和交际的基础;在方法论上,关联理论对语境的研究从注重分析过渡到侧重综合,从描写性研究转变为解释性研究,从而引发了语境研究的范式嬗变。

【关键词】关联理论;认识论;方法论;语境;范式嬗变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25-05

1 引言

关联理论并非研究语境的专论,甚至不是特意作为语用学而撰写,而是一套“概括性很强、有关交际与认知”^{[1](P23)}的理论。然而在关联理论中,作为认知和交际的基础的语境却被赋予了与传统意义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是交际过程中双方所具有的认知环境,不局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境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而是话语交际过程中发话人和受话人对交际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动态的心理假设。这一观点与传统语言学的语境观截然不同,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分类、对比和归纳上,不关注语言内部规律的探索,也没有发现语境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作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关注了语言的内部结构描写,但也“没有考虑到语言环境对于语言结构和语义的影响”^{[2](P2)},最终导致语境被完全排斥在语言研究范围之外。转换生成语言学坚持声称人类具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从而把普遍语法的探究作为其终极目标。该学派虽然也注意到语境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并提出过“语境自由”和“语境制约”等语义规则,但并没有将其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在国外语言学中,对语境研究有实际性贡献的要算是伦敦功能学派和后来的社会语言学派^{[3](P7)},他们对语境进行过系统的分类,并探讨过不同的语境对于言语交际的作用。在现代语言学的各内部分科中,语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语境理所当然的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过,因为语境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最终没能充分利用语境研究语义。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它从语法学和语义学的“废纸篓”中“捡起难以描述或解释的语言现象,联系语

境要素进行探讨”^{[4](P23)},使得语义研究与语用研究相互促进。关联理论作为现代语用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其产生开始就以一个崭新的视野重新定义了语境,为语境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结合关联理论的语境学说,本文拟对语境研究的范式嬗变进行探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揭示语境研究的范式嬗变过程。

2 认识嬗变——从静态的物理语境观到动态的心理语境观

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科学地将语言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并将静态的共时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根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早期的语境(context)一词是被当成静态的语言因素来使用的,主要指上下文,也就是后来卡特福特所称的互文(co-text)。1923年,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写的补遗中,将语境这一术语扩展为语言使用的整个环境。按照马氏的观点,语境主要包括两大因素: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前者指与语言使用过程直接相关的客观环境,后者则指语言使用过程所处的文化背景。弗斯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他的语境理论体系。他认为^[5]:情景语境是与语法处于不同层次但又彼此相关的抽象范畴,这些范畴包括:1)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任务、性格;2)相关事物;3)言语活动产生的影响。至于文化语境,虽然他承认其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却并不愿意将其放在语言中加以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把语境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情景语境上。韩礼德^{[6][7]}早期按照系统功能语法的思想,把语境研究的重点转向语境变量的分类以及这些变量与语义结构的关系上并提出了著名的语境因素三分法:1)

收稿日期:2010-06-22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度博士基金资助(基金编号:2009048)。

作者简介:游玉祥(1966—),男,湖南隆回人,在读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法。

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即语言发生的具体环境,包括话题与语言交际参与者的整个活动;2)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3)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语言本身所发挥的作用和语言交际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难看出,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即“1)语境要素是先于交际过程而存在的一组个体;2)语境具有释义和制约传统语言学无法解释的语言意义;制约功能指语境对交际双方在语言使用上的制约作用。”^{[8](P16)},也就是说,语境由一系列静态因素所组成,这些因素在言语交际之前就已经设定了,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这些因素逐一的对语言的意义发生作用。

然而,随着语境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静态语境研究的局限性。实际上,语言是动态变化的思想早就已经萌芽,洪堡特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早在18世纪就指出:“语言既是动态变化的,又是相对稳固的;既是一种能力或活动,又是一种产品。”^{[9](P51)},然而在结构主义盛行的20世纪上半叶,洪堡特的动态的研究语言的思想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学家们便逐渐开始接受语境的动态性观点。心理语言学家巴尔默^[10]在其主编的《语言动力学》(Linguistic Dynamics, 1985)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只从静态的角度研究语言的不足,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无法对语言的不规则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对语境的历时变化及其对语言的制约作用提供任何答案。他主张为自然语言建立深层的认知模型,将语言研究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T.凡迪克更是将语境的动态性提到了更加凸显的位置,他指出:“语境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它的动态性”因为“语境不是由单个的可能状态构成,它至少是由一系列的状态组合而成,再者这些情景并不是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11]

关联理论^[12]彻底地放弃了传统的物理语境的思想,转而从认知心理的角度解释语境。在关联理论看来,交际中的语境事实上是一个心理结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即存在于交际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动态心理假设,它并不是一系列具体的、静止的、凝固不变的语境因素的总和,而是一个随着交际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由一系列动态假设所构成的有机结构体。从物理层面看,交际过程中有些语境因素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背景知识,交际的时间、地点等,但实际上这些因素也会随

着交际的进行而在心理层面不断调整,新的百科知识会不断被激活或通过交际不断补充,相互知识(mutual knowledge)在交际中会不断扩大,原来不为双方共有的相互知识完全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变为相互知识,成为进一步交际的基础。例如:

《雷雨》中有一段对话,由于交际开始时双方所构建的语境不同,造成了周萍对父亲周朴园问话的误解,虚惊了一场:

周朴园: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周萍:(惊)什——什么?

周朴园:(低声走到周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父亲的么? 并且——(停)——对不起你的母亲么?

周萍:(失措)爸爸。

周朴园:(仁慈地)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当着人谈这件事。(稍停)(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周萍:(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

周朴园:一个人敢做,就要敢当。

周萍:(失色)爸!

周朴园: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周萍:哦(放下心)您说的是——

周朴园: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说实话!

周萍:真的,爸爸。(红了脸)

当周朴园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时,周萍在理解该话语时所构建的接受语境却是自己与后母的不正当关系,因而失措、惊恐、失色。而当周朴园说:“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时,彻底改变了周萍构建话语的语境,从而使他放下心、红了脸了事。

再如:

A:Who is the young man over there?

B:He is Dr. Smith, a friend of mine.

A:What does he do?

B:He teaches i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该例共有两轮对话。在第一轮对话中“the young man”是A的新信息,但在第二轮对话中便成为A和B的共有知识,即相互知识,也成为他们进一步交际的语境。也就是说,语境在交际过程中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3 方法嬗变

关联理论对于语言研究的认识论上的改变为

研究方法的转向打下了理论基础。当语境被看成交际过程中预先给定的静态环境时,对语境进行分类描写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然而当语境观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客观层面转向心理层面时,静态的语境分析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了,于是综合解释便成为关联理论研究语境的重要手段。

3.1 从分析性研究到综合性研究

客观主义者认为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不管是情景语境还是文化语境都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当然是语境的客观因素,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等看似主观的因素,实际上也是在言语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基本确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具有客观先在性。因此,早期的语言学家一般采用客观分析的方法对语境进行研究,其中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等学者便是客观分析主义的典型代表。马氏基于情景也像上下文一样对语义的解释具有可参照性的特点,分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后来又将说话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情景语境中分离出来,建立了文化语境的概念。弗斯则将“context”(上下文)的含义加以引申,认为不仅语言单位的前言后语是“context”,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context”。他把前者看作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把后者看作是情景的上下文。韩礼德同样采用分析的方法把反应语境的“语域”概念分为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和话语的风格三个方面。话语的范围又进一步区分为政治、生活、科技等领域;话语的方式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两大类;话语的风格包括交际者的地位、关系、身份等。后来,韩礼德又将场景、方式和交际者作为语言环境的三个组成部分,完善了他的语境分析学说。他指出:“场景是话语在其中行使功能的整个事件以及说话者或写作者的目的。因此,它包括话语的主题。方式是事件中的话语功能,因此它包括语言采用的渠道——说或写,以及语言的风格,或者叫做修辞手段——叙述、说教、劝导、应酬等等。交际者指交际中的角色类型,即话语的参与者之间的一套永久性或暂时性的相应的社会关系。场景、方式和交际者一起组成了一段话语的语言环境”。^{[13](P72)}韩礼德认为,语言环境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的改变,都可以产生新的语域。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Hymes)^[14]从社会的角度观察研究语境,对语境学说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以SPEAKING这个单词的字母拼写,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了语境的基本构成因素,即:

S(Situation)情景:指话语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P(Participants)参与者:指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的关系;

E(Ends)结局:指目的和结果;

A(Act sequence)行为特点:指方式、有关背景、说了什么以及怎样说的;

K(Key/manner)基调:指行动过程的声调、行为或精神状态;

I(Instrumentalities)媒介:指系统和形式,即语言传播的媒体,如口头、笔头、电报或其它传播媒体形式;

N(Norms of interaction)交际规则:指特定的行为和伴随语言行为的特点;

G(Genres)风格/类型:指讲话行为风格的种类,如祝福祈求、讲课、买卖行话等等。

王德春先生^[15 P41]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将语境分析与修辞研究相结合,科学系统的探讨了语境在语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具体的分析方法,他说:

1)语境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

2)依赖于构成语境的客观因素,就出现一系列言语特点,并形成一定体系,这就是语体。

3)由于构成语境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人使用语言的特点,这就是风格。

4)语境中的阶级思想因素和时代因素又影响着人们使用语言的作风,这就是文风。

5)修辞方法要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显示修辞效果,采用修辞方法必须依赖语境。

6)语言美、言语修养等问题也要联系语境来分析。

以分析语言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性研究为语境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随着人们对语境认识的逐步深入,语言学家们开始从不同侧面提出语境研究的新方法。关联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客观分析性语境的认知“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语境观”^{[1](P67)}。在关联理论中,语境或者说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是指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共知互明的认知环境,即“相互认知环境”(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这个认知环境通常包括下列因素的综合:(1)演绎装置中的记忆内容,即已经经过逻辑推理而获得的结论或假设;(2)具有综合目的或用途的短期记忆内容;(3)有关世界的百科知识;(4)可以从场景中直接获取的信息。在言语

交际中,发话人根据其认知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的综合假设,对其所要表达的信息选择恰当的言语方式进行明示,受话人在收到相应的明示信息后,结合自己的语境假设进行综合推理,进而得出发话者的交际意图,在这个过程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认知假设。因此,语境并非指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而是众多客观语境因素与主观语境因素在大脑中的综合,是一系列的心理假设的总和,这些假设不是交际双方在交际之初就具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交际的不断进行,语境假设也相应的不断发生变化,旧的假设不断被新的假设所取代,共有的信息会不断增加。由于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的语境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听话人必须为每一个话语构建不同的语境假设。在上文周萍与周朴园的对话中,周萍之所以虚惊一场,正是因为他与他父亲的语境假设不一致。

3.2 从描写性研究到解释性研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研究的重点放在某一历史时刻语言内部的各种静态关系上,“由时间变化引起的元变化被彻底地排除在外,语言学由此变成了一门描写性的学科。”^{[16](P29)}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放弃规范和描述的语言研究,对于探索语言的本质规律是毫无补益的。系统功能学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传统,更为系统而详尽地描述了各种语境因素,他们以过程描写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语境三态说(起始状态,中间状态和最后状态)^{[10](P191)}等概念,将语境研究纳入过程描述的系统之中,详细地描写了交际过程中的不同语境状态。甘柏兹^[17]更进一步研究了语境变化的过程,他们认为语境并非由语言交际的参与者事先给定的,而是由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共建的。他们将这一共建的过程称之为“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他们极力批判传统语言学中的规定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传统规范性的语言理论总是在强调应该怎么说,探讨的都是一些理想的语言标准,没有认真地分析和研究语言使用者究竟是怎样使用语言的,语言使用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语境在言语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在传统语言学正热衷于从规范性研究(prescriptive studies)转向描写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的时候,关联理论却另辟蹊径,将解释语言交际的本质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标。

对于关联理论的解释性语境观点,学术界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支持关联理论的语境观者认为它为语境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对认识语境的

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批评者却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关联理论的语境假设过于笼统和抽象,无法分析和量化,因而也缺乏可证伪性。实际上,产生分歧的关键原因在于对关联理论研究范式的认识不同。因为,与传统的描写性研究范式不同,关联理论对语境的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解释性(explanatory)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所关注的并非静态的、可观察到的客观语境因素,如时间、地点、职业、身份等,而是致力于揭示语境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本质。它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交际行为能得以顺利完成,它坚持心理优化组合的综合原则,反对某一个或几个客观的可观察的语境因素按照某一原则(如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等)发挥作用。徐盛桓^{[18](P7)}指出,关联理论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学理论,其立论以逻辑思辨为主,当然,在研究方法上不会“独沽一味”。以思辨为主的解释性研究探讨的是语言运用的机制、机理、原理一类的理论性的问题,追求的是某一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解释性理论对理论的评判就不同于描写性的理论,不是证伪或证实,而是看理论的有效性,即不是这一理论“对或不对”,而是这一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因为解释性的理论不存在“2+2等于4而不等于5”的客观标准。因此,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关联理论没有必要对语境因素进行详细的分门别类的描述。

语境就是一种心理假设,它的作用是为明示-推理过程提供语言因素之外的依据。关联理论的目的是探索交际的本质,说明交际的各种现象,我们主要看它对交际的解释是否符合语言活动的现实,从解释力上分出理论的高下。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在描写学派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其目的是要逻辑地而不是感性地解读语言交际现象的特征、规律和本质,因此,我们对它的评价应该建立在“有效性”之上,主要评判它解释力的深度、广度,切近研究交际本质的相关程度和易解程度。就解释力而言,关联理论对交际的认识是其他理论难以企及的,它认为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成功的交际取决于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和正确地运用认知语境中的各种要素,即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让受话者付出不必要的努力(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for no gratuitous effort)。由此看来,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对交际的解释有其独到的优越性,因为交际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影响和制约交际成功与否的语境也必定显示出综合性、动态性的特点。其实,语境

理论研究也如同自然科学研究,只要人类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密码还没有被破解,解释性的语境理论就有它存在的必要和理据,而且就其研究的目标而言,它比描写性语境理论更具有现实性。

4 结语

语境理论是为了适应自然语言的产出和理解而发展起来的,是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传统语境主要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具体情景和社会文化因素,传统语境研究注重语境因素的详尽分类和描述,视语言交际赖以进行的语境为一个静态的概

念,忽视语境的动态性和交际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关联理论的语境观以动态的观点从心理层面综合考察交际过程中语境的性质和作用,从而为合理地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提供依据。作为一种新的语境思想,它在继承前人语境理论的基础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语境研究选择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方向。从开阔视野、深化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不说关联理论对于语境研究的范式嬗变有着深远的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何自然,冉永平.《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 [2]西楨光正.语境的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问[A].语境研究论文集[C].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3]王建平.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A].西楨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4]侯国金.动态语境与语境洽商[J].外语教学,2003,1.
- [5]Firth, J.R.. 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J]. Sociological Review, 1950(42): 37-52. (Reprinted in J.R. Firth) 1957.
- [6]Halliday, M.A.K.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M]. Edward Arnold. 1975a.
- [7]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owards a general sociolinguistic theory[A]. In A. Makkai & V.B. Makkai (eds.). The First Lacus Forum[C]. Hornbean Press. 1975b.
- [8]何兆熊,艳梅.语境的动态研究[J].外国语 1997, 6.
- [9]姚小平. 17-18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 [10]Ballmer, Thomas T. Linguistic Dynamics: Discourses, Procedures, and Evolution[M]. Walter de Gruyter, Inc. 1985.
- [11]Van Dijk, T.A.. Text 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M]. New York: Longman, 1977.
- [12]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1995.
- [13]Halliday, M.A.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76.
- [14]Ballmer, T. Linguistic Dynamics: Discourses, Procedures, and Evolution[M]. Walter de Gruyter, 1985.
- [15]王德春. 现代修辞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6]朱永生. 语境动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7]Gumperz, J. Contextua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Duranti, A./Godwin, Ch. (eds): Rethinking Context. Cambridge, CUP. 1991.
- [18]徐盛桓. 关联原则与优化思维[J], 外国语, 2002, 3.

Relevance Theory and *Paradigm Shift* of Context Studies

YOUN Yu-xiang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Zhejiang 314001)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heory of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reexamines the studies of context epistemolog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Epistemologically, relevance theory takes context a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assumptio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ologically, relevance theory promotes the shift of context studies from objective analysis to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from description to interpretation and thus initiates the paradigm shift of context studies.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Context; Paradigm Shift

(责任编辑:张俊之)